

新刻

汾河灣

寶文堂梓

寶文堂

命賊

薛

生上引他不是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

鼻香白本番薛仁貴乃山西降世龍門人

氏自投唐以來至見我跨海征東功勞浩

大封為平遼王之職只因離家一十八載不知

家中妻子柳氏光景如何因此放心不下不免

前去探往一番使了小軍們我本番更衣

前去吹点江牌子生白小軍們在營小心伺候

甲白是曉得生唱仁貴打馬離了自己府

要到柳庄探望妻身難催動能行馬汾

河已在面前存下介旦上柳氏受孤栖寒窑把
身樓白妾身柳氏丈夫薛仁貴自從他投
軍去了一丈載杳無音信到來所生一子各
叫丁山終日汾河打雁為生今日天色上早
不免喚他出來前去走也丁山我兒那里
小生上白忽听母亲喚移步到跟前母亲在
上孩兒拜揖旦白我兒罢了兒吓今日天色
尚早去到汾河打雁便了生白母亲孩兒今
日夜夢不祥不去把旦白你這孩兒小七年紀

曉得什麼夜夢不祥还不向前快去生白是

旦白我兒早七回來免得為娘倚門盼望生唱

窑門外別了生身母丟到汾河把雁捨母亲不

必來牽星日落西山轉回程下介外上引善惡

分明神灵詳查半虛空白我乃王禪老祖

是也只因薛丁山汾河有難吾奉玉言前

去打救不免走一回也唱湛七青天不可欺

未曾奉意老天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

等來早雨來遲下介小生上唱在寒窑奉了母

亲命来到汾河把雁拴一弹打落飞来
雁一枪挑起水内鱼生上着打雁介唱小亡年
紀武艺奇亞賽昔年養由基開弓落下
空中雁一槍挑出水底魚白且佳你看他小
小年紀有这般武艺倘若皇上知道将他
招進朝綱封他官職那時只顯他的武艺
那顯俺的功劳不免用計傷了他性命便
了唱俺仁貴將馬兜拴在楊樹下我把樵
哥問一聲 曰小哥上請了借問一声你在

此作什麼小生白在此打雁生白但不知你一彈
能打幾個小生我一彈能打一雁生白这不
為希奇俺一彈能打双雁小生白我也不信生
白你看那一旁一群鴻雁來也 生射小生死外引
生下生唱我一箭把他射死汾河地又恐兩邊
有人行我不免打馬兜逃了罢怕只怕他
娘家中盼兜回下介旦上引悶坐寒窗不見
兒回白絮家柳英春我兜汾河打雁此刻
未回你看天色將晚不免出窰門外探望

一番便了呵丁山我免回來罷免得為娘掛
心懷生憎俺仁貴打馬兒來在柳庄地見一
婦人踰窰門你看他黃昏日晚為何回仁貴
上前看仔細好似姣妻柳英春本當與他來
相認又恐怕年深日久認不真我不免將馬
兜拴在柳樹下就把大嫂尊一聲旦白將爺問
那一家生白我問柳庄旦白這就是柳庄但
不知軍爺問那一家生白我問的是薛家旦
這上庄也是姓薛這下庄也是姓薛軍爺

問的是那一個薛家生白我問的是仁貴兄

長旦白軍爺你莫非與他有親生白非某旦

白與他則故生白無故那仁貴兄是與我同

軍吃糧的好友他有家信一封託俺代來

旦白軍爺可是口信還是書信生白哪生白是寫

來的書信旦白哎呀軍爺他妻子英春現今沒

在窰中被鄰居約請去了你將書信交付與

我等他回來我替你交代便了生白唔呀那

薛大哥言到要面交本人旦白倘若本人不

見你便如何生白我將原信代回旦白你當真
要見他妻子柳英春生白柳英春旦白當真要見旦白
那柳英春尋至天边不見近在咫尺生白哎
呀莫非你就是薛大嫂旦白正是生白如
此為軍的失敬了這廂有礼了旦白有礼
相還生白且住我當軍去了一丈載不知
他真潔如何代我試探一試如若真潔
不失受他一品封贈倘若守節不真將
他誑至途中一刀揮為兩斷就是這個主

意呵大嫂旦白軍爺生白哎呀大嫂實是不
相瞞你家仁貴負義以然將大嫂你賣
了旦白但不知賣與何人生白賣與當軍之
人旦白那當軍之人生白就是在下旦白此
話當真生白當真旦白果然生白果然那
個騙你不成旦白且住我丈夫仁貴既然將
我賣了有何為正生白婚書契紙為証旦白
拿來我看生白西女者不難來旦白隨我去
到旅店之中看來大嫂快上隨我來旦白

定唱所他言怒惱了柳氏英春怒沖七點
雲門高聲大罵了了聲當軍汗瞎了眼
睛你把我節烈女當作何人生白快走哇
旦介唱無奈何我這里心生一計忙伸手抓
一把細土灰塵白軍爺你看有人來了生
白那里三揚土白你看走唱一把黃砂迷住
了賊人的眼跑在寒窟以里緊閉窟門
生白哎呀妻吓我是你丈夫薛仁貴回來
了快些開門來你我夫妻相見旦白既然

我丈夫仁貴回來你犯着一十八年事情
一說來我所告哎呀妻吓你我開門
再敘旦白哇唱說的對來重相見半字虛

言見面難生白娘子听了唱高板二黃家佳在

山西降州府龍門縣薛家村七以里有我家
門只因為我双亲下世去早敬得我薛
仁貴苦受清貧投奔到柳家村作了
傭人三九天降大雪身受寒冷蒙娘
子惻隱心格外天恩綉樓後偷賜我

重裘衣綉袄与我仁貴遮了身誰知你令
尊公知道了他反疑你我有私情那時他
前門趕出我薛仁貴后門逼去柳英春
誰知你我該有姻緣分中途路上來相
會就在这破瓦窑中成了亲多蒙王
義兄來周濟劝我投軍奔功名自從投
唐丢一别娘子十八春旦白哎唱听說道薛
郎回家轉喜在眉稍笑在心双手開放窑
門兩扇白薛郎那里告娘子那里旦白

旦白在这里薛郎請告娘子請坐旦白吓
自從你去了十八載白上回來但不知圣
上封了多少官朕生白娘子為丈夫的官
至必有道封了一个馬頭軍了旦笑白哟
去了一十八載又是个馬頭軍呵薛郎手
中何物生白这不過是一塊生黃銅旦白
拿来与我一看呵夫呵果然是塊生黃
銅生白真沒有見識過但為丈夫的南
征北战若大的功劳官封平遼王之職全

仗此黃金寶印妻吓你今作了一品夫人了旦
 呵謝天謝地唱我在寒窑受盡了千般苦今
 日一品夫人我承當生白妻吓取水來我淨面
旦介白取水淨面生白妻吓為夫的渴了取茶
 來旦我吃旦白曉得生白這不是茶是甚麼
旦白雁湯你妻在窑那有銀錢買茶吃只得
 吃此雁湯生唱我在王府中吃的都是那珍
 饈百味妻在寒窑吃雁湯我没奈何咬定
 銀牙吃一口真上難下我咽喉白妻吓取飯

與我吃旦白是生白這是甚麼旦白魚羹生唱

何為魚羹旦白就是鮮魚羹生唱唬你說去

錢買柴共米那有銀錢買魚羹生唱我將魚羹

擺在窑門外看他知情不知情生唱打掃床

鋪旦為夫安歇旦白是生搜床鋪怒介白呵這

又奇了他在窑內必有私情娘子快來旦白

生白你作的好事生唱斧粉土地介堵上河旦生白且

住我兩膀有千斤之力他是文流氣力有限將

俺兩膀拿疼這又奇了旦白夫呵你為何事杀

分可奪

起妻來生白我且問你你這雙男鞋那里來的必有外心旦白呀啐原來如此薛郎你到忘了生白忘了何事旦白你臨別之時妻有孕在身你說到你去後倘若生男取名丁山若是生女取名金蓮今幸托天佑你薛門有了後產生一子取名丁山今已十七歲鞋是此子穿的你反到生疑生作套鞋白哈旦白這是卑人得罪娘子這廂有礼我兒未何不來見我旦白去到汾河打雁未回生白有几家狹童在汾河

打雁旦白只我一家生白哎呀兒吓旦白夫呵却是為何生白妻吓有所不知你夫方才從汾河經過見一狹童頭代竹笠身穿青衣在那里打雁是俺起了嫉妒之心怕他后来福大故而把他一箭射死旦白當真生白當真旦白果然生白果然旦白夫呵他尸骸可在生白現在汾河旦白我同你去看來生白听说汾河傷了姣生子由如万把鉞刀刺我心我同你到汾河把尸看奇呵旦白生挽手哭跑全唱前面便是汾河口速趕前去看姣生旦白哎呀哭跑全告跑哭跌全下終

